

坚守文学梦 小伙万里漂泊售书

去年,山西偏关文学青年贾晋蜀在昆明卖书时,被城管人员暴打,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。而作家老村的一篇《中国作家协会应该就贾晋蜀被打事件发言》的博文,更是将此事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贾晋蜀却在得到舆论支持时,离开昆明,销声匿迹。

1983年出生的贾晋蜀,从2005年至今,流浪于全国各地卖自己的书,以此种方式实现文学自救之路。

今年6月初,记者见到了贾晋蜀,也见到了他自己写作设计印刷的四本书,分别是《苍原上的狼嚎》《有根据颂——温暖的一个序曲》《漫游者之歌》《去家乡之路》。这个一再拒绝采访的年轻人,神色傲然,气质儒雅。他不喜欢别人称他的书为“非法出版物”,并一再重申之所以接受记者采访,是被记者一年来的努力而感动。

昆明售书 街头被打

贾晋蜀的母亲是四川人,正是因为母亲,贾晋蜀对南方有着刻骨的眷恋。当自己印刷出版的新书散发着油墨味道摆放在面前时,他就作出了到南方卖书的决定。2008年,他从成都辗转到了昆明,昆明也以优雅的姿态迎接了他。然而,在昆明卖书的第6天,他遭遇了一场劫难。

“2008年1月13日下午,我在昆明五华区翠湖小西门旁卖书的时候,一群城管要没收我的书,我不让他们拿走,他们就围起来打我,打了我有15分钟之久。看到围观的人比较多,他们又把我拉上车继续暴打,我疼痛不过就咬了一名城管的手指头,触怒了他们,随后,他们开车将我拉到北二环路的一座小山上继续拳打脚踢。城管离开后,120急救车把我送往云南省同仁新华医院,我的嘴缝了几针,背、肩、胸部、胳膊、头部均有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挫伤。”贾晋蜀轻描淡写地叙述了当时

的情况。
贾晋蜀的朋友——流浪诗人段卫洲从电话里得知他的情况后,义愤填膺地给作家老村说了这件事。老村深夜疾书,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《昆明城管殴打文学青年》的文章,并张贴了贾晋蜀满嘴鲜血的受伤照片。

1月14日,当地一家媒体发表了《流浪作家路边卖书被拉上山暴打》的报道。这篇报道被各大网站转载,舆论哗然。当日,自感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的贾晋蜀也于网上发布了求救帖。同时,老村在博客发表的《中国作家协会应该就贾晋蜀被打事件发言》等多篇文章也映入人们眼帘,更大范围地扩大了此事件的影响。紧接着,许多媒体也介入了贾晋蜀被打事件。

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,让五华区城管措手不及。在此后跟进的媒体采访中,五华城管统一口径称,事由为贾晋蜀暴力抗法。更有城管负责人站出来说:“事发后,参加执法的五名队员中三名挂彩,其中一名

鉴定为轻伤,事件很严重,几名队员也向翠湖派出所报了案。我们的五名中队队员在执法过程中没有问题,我们会继续调查此事。”2008年1月16日,昆明五华区城管发动媒体对此事件来个重新定位,上午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,提到:“在翠湖派出所,贾表示要5万元才可了结此事。”这天下午,五华区文化稽查部门给贾晋蜀打来电话,说明要追查其手中的非法出版物,请贾晋蜀在家中等待,配合工作。贾晋蜀认为自己一旦被抓,后果无法预测,于是赶到昆明火车站,买票逃离昆明。

1月17日,当地各媒体充斥着对贾晋蜀的指责:一为敲诈5万元不成上网诋毁政府,二为暴力抗法,三为出售非法出版物。贾晋蜀没有站出来应答。2008年2月初,他在电话里对记者说:“我为世人被蒙蔽了双眼而感到绝望,我只有选择沉默来对抗。”

其实,世人并不如他所想,都被蒙住了眼睛。更多的人在看了当地媒体的报道后,来到

“天涯”上,愤然表示“这是一场可悲的扭曲”。

“由他们去说,我自做我的事情。不屑应对!”今年,贾晋蜀在对记者说起这一事件时,已然没有了伤悲和激愤,只有淡定。

受到启发 自费印书

贾晋蜀缘何选择这样一条自己写作印刷销售书籍的文学追求之路?

贾晋蜀出身贫寒,高中毕业后,他来到北京一所民办高校读书。“学校管理混乱,老师们不能认真授课……”看到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东西,2004年3月,贾晋蜀选择了退学。之后,他在北京租房住下。就在他感到前途渺茫时,他遇到了在海淀图书城门前卖书的诗人段卫洲。段卖的是自己写的书。共同的文学理想让他们很是投缘,于是,贾晋蜀与段住到了一起。

在段的启发下,2004年7月底,贾晋蜀将自己从初中时期就写的一些杂文和随笔整理成册,起名为《苍原上的狼嚎》。他带着书稿奔走于各个出版社之间,却被一一拒绝。2005年2月22日,贾晋蜀模仿段卫洲的模式,《苍原上的狼嚎》这本书面世。

但真正要走上街头,售卖自己的书,何其艰难!在北京,贾晋蜀一再面临的生存危机促使他下了决心。2005年9月8日下午,他带着自己的书,来到曾经就读过的民办高校门前售卖。卖书的第一天,他慌乱得浑身出汗,连头也不敢抬,天黑收摊时,书卖掉了两本。当时,每本定价为21元,他卖20元。第二天,在读者建议下,他改了书

价,卖15元。

之后,他到西安、杭州、成都等20多个城市售卖自己的书,在体会生活艰辛的同时,也收获着感动。

一天中午,一个衣着朴素的女孩子看了他的书后,买了一个玉米送到他手中说:“同学,我没钱买你的书,现在是下午一点了,你一定饿了吧!”贾晋蜀的心霎时被温暖着,说不出话来。等女孩的背影消逝,他才后悔,他怎么没有送给女孩一本书呢!

贾晋蜀拥有了一大批自己的读者,他们尊敬他,给他写信打电话,给了他很大鼓励,有的读者甚至给他提供印刷费用。就连贾晋蜀和段卫洲成立的草根文学社——兜兜文学社,也吸引了很多读者报名参与。

一位文学评论家说:“一批批的文学爱好者和文学作者在社会现实中放弃自我。而贾晋蜀以流浪售书的方式追逐着文学梦想,没有人敢走的路,贾晋蜀走了。”这或许正是一个自费出书的青年,能获得认可的真正原因。

几年的卖书生涯,让贾晋蜀感到:“这个社会还是充满希望的。”这一变化,在他随后的《去家乡之路》一书中可以看出来,他在逐渐成熟,逐渐阳光。

家乡坚守 矢志不渝

今年5月,他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——山西省偏关县。他印刷的4本书已全部售空,他计划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。他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,他想用影视的形式把自己的生活表达出来。

就在几天前,以他卖书为主题的一部小影视作品,在云

之南纪录影像展上入围,作者是重庆大学学生吴昊。“那天,我卖书,他说要拍,就拍了我一整天。”贾晋蜀说。2008年,他同样参与了《青春舞曲2008》的一部独立影片的策划制作,也就是这些经历,让他有了自己去拍摄制作电影的冲动,将文学通过电影表达出来,成了他下一个梦想的起点。

自己的书是“非法出版物”,也是迫使贾晋蜀重新选择的原因之一。“北京那些出版社的书号通常在1.5万元到2万元左右,而地方出版社的价格低一些,通常也在1万元左右。”他付不起书号钱。

“一个生活于当下中国的‘流浪作家’,坚守‘纯文学’的阵地,多么艰难!多少有才华的文人穷困潦倒!依靠‘纯文学’吃饭真的太艰难了,对于那些不服命运苦难而独立生存的文学青年,我个人深表敬意!”文学批评家于仲达在文章中对贾晋蜀如此评价。

在北京,有很多像贾晋蜀这样的文学青年在贫困中写作,却一次次否定着自己写作的意义,他们前途未卜,艰难前行。卖书并没有让贾晋蜀从贫困中解脱出来,为了帮助与自己境遇相同的文学爱好者,他于2008年8月,发出了成立“中国青年艺术基金”的呼吁,期望社会各界支持这项基金的设立,解决文学底层写作者的根本问题。可惜的是,有人跳舞,无人喝彩。

提起此事,贾晋蜀说:“我做不起来,将来也会有人做。最终,总会有人去关注这么一个群体,从而提升中国文学创作的整体质量。”

据《三晋都市报》

为赖8万元

他对债主下毒手

的颀长身材,脸型长得像刘嘉玲。女孩对帅哥也没有什么挑剔的,两人的浪漫激情点燃了。孙丽天性喜欢玩,下班后,男朋友陪她逛逛马路,虽然不过是花点时间不花钱,但肚子饿了、穿的衣裳过时了、有时走得腿酸了想坐坐出租车等等都要花钱,王加培想,如果自己不大方一点,女孩会怎么想?

2个月之后,王加培觉得两人的感情上升到可以见其父母了,孙丽也同意了。一个周六的中午,王加培提着礼品上门。可是,老人还是认为他赚不了大钱,将来会委屈他们家的“花仙子”,王加培又被他们轰出了门。从此,他俩的恋爱关系在孙丽的父母面前由公开转入了地下。

过了半年,孙丽递交了一份辞职书,于是王加培开始承担起养她的责任。他每月在自己1500元的工资里抽出500元给孙丽作零花,剩下1000元两人“共同生活”,为此他改掉了以前搓麻将的恶习。

然而,孙丽只知道贪玩,男朋友只要有一丁点儿不顺从她,她就会耍小姐脾气。王加培害怕她哪一天会离开他,因此他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帮他一把。谁知父母却说:“这样的女孩我们不喜欢!”

双方父母都反对他们的恋爱,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了。

债台高筑无力还

大家都知道王加培是一个“脱了底”的人,谁有钱借给他,谁就甭想要回来,因此谁都不愿意借钱给他。王加培自己也清楚这点:“在多次借钱碰壁后,我想试探一下同事陈凯的态度。因为我打听到,陈

凯最近在炒外汇,手气不错,赚了不少钱,他又是单身,没有大的开销。”

一个傍晚,平时关系一般的王加培主动跟陈凯聊了起来。谈着谈着,王加培突然话锋一转:“开销太大了,一个月的工资没几天就花完了。今晚女朋友一定要去大剧院看戏,我急死了。你能否帮帮忙,借我1000元?下个月发薪立刻还你。”“好吧,我还没谈朋友,身边也正好有钱,你先拿去用吧。”王加培曾听同事说他是“铁公鸡”,看来传言不可信,他还挺大度的。

第一次,王加培信守承诺,发了工资立刻就把钱还给了陈凯。陈凯对他的感觉还不错。

取得了陈凯的信任之后,王加培隔三岔五向他借钱。开始,他有借有还,而且从不拖延还钱的时间。后来,他借钱的次数越来越多,而还钱却越来越少,陈凯仍不在意,只要王加培来借钱,他还是一次次地帮助他。

2008年7月,孙丽找到了一份图书馆的工作,因离家较远,他承担了每天接送女朋友的任务,于是,他想买一辆助动车,开口向陈凯借2万元。陈凯马上借给了他。王加培花了其中5000元买车,剩下的钱与女朋友结伴到广州等地玩了5天。

自从孙丽重新工作后,王加培原来定下的每月给她500元取消了。女朋友赚的钱比他多,可是,她的钱每月一分不少存入银行的个人账户,吃用开销还是用王加培的钱,因此他不得不仍向陈凯借钱。

2009年1月间,陈凯对王加培说:“我有记录,你在2年中向我借了8万多元,现在这钱我要用了,如果1个月内你

不还,我向你父母去要。”王加培承认这个数字不假,但他不想让父母知道,因为他的父母都得过比较严重的脑溢血,一旦他们知道他在外面私自借钱,受了刺激,后果不堪设想。陈凯就说:“只要你还了钱,我就不去告诉他们。”

3月中旬,王加培因生病住进医院。陈凯发给他一条短信:“钱可以还了吗?”王加培回答他:“你不要烦我,4月10日我会来单位的。”

到了这天,王加培与陈凯在单位里谈起了还钱的事。王加培说:“用我的工资分期还你钱可以吗?”陈凯怎会答应,这样还钱要还到何年何月?“不行,你还不了,我真的要去你家了。”王加培说:“那我先回去与父母商量一下,再给你答复。”

难关肯定躲不过

王加培回到自己的住处,他左思右想,知道这钱自己是肯定还不出的,这一关也肯定是躲不过的,唯一的办法,就是把陈凯杀了,这钱就可以不用还了。

经过周密计划,4月27日那天上午,王加培开始行动了。他去药房买了30粒一盒的安眠药,回到家里,用剪刀把药片一粒一粒剪碎,然后用瓶子碾成粉末,装在一只小塑料袋里。他从家里找了一只1.25升的雪碧空瓶用来存放汽油。下午,他从助动车的油缸里抽出汽油装满雪碧瓶子。

下午4点钟,王加培电话通知陈凯:“晚上8时,我在辅城路平山路口等你,把钱还给你。”

晚上7时许,王加培开着助动车出门,经过兰梅路和莲心路转弯处,进了一家超市,买

了一瓶600毫升的可口可乐,打开瓶盖,自己喝了两三口后,把安眠药粉倒了进去,拧上瓶盖,摇晃了几下,与装汽油的瓶子一起放入助动车的备用箱里,一直开到约定的地点。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,到8点钟还有20分钟。马路对面有家东方书报亭,营业员已经下班,报亭上方拉着一根绿色尼龙绳,王加培用打火机烧,截取了一段长约1米的绳子,藏进了自己的裤袋。

这时,陈凯下班按时过来了,他骑了一辆工作用的旧自行车,肩上还背一只帆布包。王加培问:“你背这包干什么用?”“装钱用呀。”

王加培拿出可乐瓶:“喝口水吧。”陈凯接过瓶子喝了一口说:“这味道怎么怪怪的?”王加培怕露馅,把瓶子收了回来。

“你的自行车停在这里,坐我的助动车去问我父母要钱,他们同意为我还钱。”王加培说。

陈凯同意了,他把自己的车停在路旁,坐在王加培的后面一起上路。车到了大明路、易水路加油站附近,此时天下起了雨。王加培停下车,从备用箱里拿出雨衣穿上了。他问陈凯:“水还要喝吗?”陈凯实在太口渴了,第二次接过那只放着30粒安眠药的可乐,可乐“咕噜咕噜”一下子全进了他的肚里。

不到10分钟陈凯就开始摇晃起来。王加培知道药性已起作用了,他就迅速将车开到轻东路一块野草长得有一人高的荒地停了下来。这时,陈凯已经从后座上滚落倒地,王加培把他拖进草丛五六米深的地方,又是用手掐,又是用尼龙绳勒其颈部。大约10分钟左右,陈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王加培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搜到了2000元钱。接着,他拿出了事先准备的汽油浇在陈凯的身上,点燃打火机,火苗顿时往上蹿。随即,他迅速逃离现场,开着助动车去接晚上10点下班的女朋友。

第二天下午2时许,一家建筑工地的4名民工发现了烧焦的尸体,他们立刻向警方报案。

陈凯80多岁的老爹多日不见儿子回家,心急如焚。他去儿子的单位打听,谁都说不清楚。又去儿子炒外汇的地方,也未见其踪影。他平时没听说儿子与谁有矛盾,儿子不声不响到哪里去了呢?

5月2日下午,老人在大明路、易水路口一家超市门口找到了儿子的那辆自行车,上了锁,车况没有发现异样。

5月6日中午,经过侦查,警方拿着死者身上的一串钥匙请老人辨认。老人确认,这些都是家里的房门、大铁门、总铁门,还有陈凯自行车的钥匙。

死者身份确认之后,破案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

再说,王加培作案之后,自以为尸体已被烧焦,证据已被毁灭,时间又过去了好多天,自己已经安全了。他天天尽“丈夫”的职责,骑着那辆带着血腥味的助动车,接送着未来的“妻子”。5月10日晚上9点半左右,王加培送走女朋友后回到自己家里,守候多时的警察给他送上了副锃亮的手铐……

近日,闵行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王加培批准逮捕。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 据《上海法治报》